



炳燭座
遺文



光緒三年
八喜齋刊



河賦并序

班固曰中國川源以百數著莫于四瀆而河爲宗白虎通曰其德著大故稱瀆則河之爲德也洋洋乎大哉昔成公子安應場皆有賦見酈道元水經注中其文不傳山居讀書慕木元虛之賦海郭景純之賦江而賦靈河晉以後之事畧而不取恐汎濫則文冗長且非古賦之體事則稽之經史水道合于水經產則考之于古而徵之于今玉卮無常雖寶非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左太冲之言也

稽古帝媯攝政陶唐洪水方割山懷陵襄迺命大禹平分水

炳燭室雜文

一

壤龍門岩嶺巖巒巖岡河出其上瀾汗激盪奔雷洩雲漏瀉騰浪若流浮竹而駟馬難追如鼓風輪而一葦難杭于是導河積石闔闢曰梁下民安居定壤四方聽濁河之音大慶德水之靈長積石之上則泳行地中蒲昌相連上溯其脉出于崑山渤海蔥嶺是謂重源別有三水赤洋與丹昆侖三級離嵩五萬太帝之居戴勝之苑五龍之出入百神之盤旋生不死之樹來不升之仙新頭干仞石立巖棧莫步高下莫測深淺臨之目眩行之息喘縣緮如繩渡梯類棧甘英畏艱而去張騫懼險而返至於泐澤渾渾灑灑隱淪迴湍轉聲如霆冬夏不減激滄清泚鳥飛見影墜鼎而死敦煌酒泉之外玉門陽關之域或過八大山厯十一國源流色白衆川濁之一曲

一直紆行如蛇一千七百并渠可計揚沫孟津而步廣八十
中流砥柱而一障萬里爾其狀也始則激澹舉澗滄溟瀟瀟
繼則澗澗間溜深洑渙減溪辟滂沛滔滔不息涌洗而天輪
轂轉洶淙而地軸柱側演溢活泥變源流派沸佚騰超水厲
沓矣西北時濂東南時起鼓觸高岸擊搏中峙奔流汪滋瀾
漫無涘防川如口日夜孜孜人力築墳流始順釐名爲四瀆
之宗神則河伯之司沈以圭璧載之用官備言利害始於太
史災異契乎天象管祥合乎人事下民恨則水赤聖人興則
水清伏羲授河圖之瑞大禹有玉書之禎金泥玉檢而流星
升昴璿珠玉果而天子西行造石出川而巨靈之跡猶在崩
山壅河而輦者之言可聽山有鬼神之目濟有君子之名恃

炳燭室雜文

二

勇除鼉而浪沫皆逆以義求蛟而水波皆平勇則可殄怪物
義則可動四靈峽橋運梁羌迷避地水迴浸灌三國喪兵其
產也則蔓芋馬帚石髮蘘薇惟種惟楊惟棗惟梨春風習習
秋霜霏霏垂實纂纂布葉依依寶龜靈鼉游泳乎其間神龍
妖蛟出沒乎其間呼吸噴噀排水淺淺鼓濤抑浪鳶脊鼉鼉
魴魷鰭鱗鰕鰻鰾鰓之產或鯉或鯪或鮠周禮所獻王鮪龍
鱣獻于隴人浮以俞虛舫人舟師駕以軸鱸魚鹽之利猗頓
陶朱流桐貢道達于帝都一石之水六斗之泥決渠雨注荷
雨雲齊直麻叢生垂穎昂低不可通漕淤水急波爭言水利
隴首開禾漢則決爲三瀆禹則播爲九河竹槌石齒溢決奈
何延年上書可按地圖黃金可成荒哉樂大鑄廣砥柱水更

爲禍鴻嘉以後溢灌滂沱河高于屋民苦嗟呼懷哉太史河
渠之書傷矣漢武瓠子之歌不出禹穿定王五載徙其故道
涸其東北如灘反入隨時更改尾爲潔川入于天海分爲二
水厯沈注濟忽竭忽移商周更遞合會出入百有餘水郡縣
山城過厯可次繪以爲圖指掌可視影則斜絡乎天形則貫
注乎地腴腋流化筋脈卷舒通中原之垢濁爲百川之具區
古人曰微大禹我其魚乎

六安州沿革說

六安卽古之六國臯陶所封揚州之域也春秋文五年秋楚
人滅六杜預注六國今廬江六縣左氏傳滅孫聞六與蓼滅
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注六與蓼皆臯陶後在前漢則爲六

炳燭室雜文

三

安國班固地理志六安國故楚高帝元年別爲衡山國五年
屬淮南文帝十六年復爲衡山武帝元狩二年別爲六安國
莽曰安風六故國臯繇後偃姓爲楚所滅在後漢則省屬廬
江郡司馬彪郡國志廬江郡文帝分淮南置建武十年省六
安國以其縣屬司馬貞史記索隱黥布傳注地理志廬江有
六縣蘇林曰今爲六安今班固地理志無此文亦無蘇林注
且西漢時六安自爲國或屬淮南或爲衡山至東漢始屬廬
江郡而廬江郡無六縣小司馬所引地理志不知爲何書豈
後漢郡國志廬江郡下脫六縣耶然不可考矣陳壽三國志
無志就紀傳及晉書地理志考之在魏爲六安縣晉爲六縣
俱屬廬江郡東晉以後南朝郡縣之名千回百改巧厯不算

第據沈約宋書州郡志考之有廬江郡無六安縣今地志云
宋省入濳縣無明文可據不知何所見而云然也按宋志邊
城左郡太守文帝元嘉二十五年以豫郡蠻民立茹由東安
光城雩婁邊城史水開化七縣屬弋陽郡徐志有邊城兩領
雩婁史水開化邊城兩縣大明八年復省爲縣屬弋陽後復
立領縣四厯考地志雩婁縣前漢屬廬江安豐縣屬六安國
後漢併屬廬江魏文帝分廬江立安豐郡屬縣五安風雩婁
安豐蓼松滋江左僑立屬縣三安豐松滋晉安帝省爲縣屬
弋陽弋陽本縣名屬汝南魏文帝分立屬縣六江左時承魏
舊分廬江立安豐安帝又省安豐爲縣屬弋陽宋又分安豐
置邊城左郡一郡之地疆域屢分名號輒易幾不知郡縣所

炳燭室雜文

四

在據樂史太平寰宇記廢邊城郡在六安縣一百九十八里
則今之六安州乃邊城郡治矣今志引魏收地形志云霍州
邊城郡麻步山麻埠鎮在州西南九十里卽故麻步山也考
魏書霍州蕭衍置魏因之領郡十七縣三十六安豐郡領縣
一治洛步城邊城郡治麻步山領縣一史水則梁武時安豐
郡省松滋一縣邊城郡省雩婁開化城邊三縣隋廬江郡統
縣七合肥廬江襄安慎霍山淠水開化隋書地理志霍山梁
置霍州及岳安郡岳安縣後齊州廢開皇初郡廢縣改名馬
淠梁置北沛郡及新蔡縣開皇初郡廢又廢新蔡入焉有墜
星山開化梁置有衡山九公山蹋鼓山天山多智山今岳安
故城淠水多智山皆在六安州境中則六安在梁爲岳安爲

北浦至隋則爲霍山溲水開化三縣地劉昫舊唐書地理志
壽春治所縣五安豐漢六國故城在縣南梁置安豐郡縣界
有芍陂灌田萬頃號安豐塘隋因置縣今芍陂水在壽州然
則今之鳳陽府壽州亦古六國之境矣志又云霍山漢濳城
縣屬廬江郡隋置霍山應城三縣貞觀元年廢霍州省應城
濳城二縣以霍山屬壽州又云盛唐舊霍山縣神功元年改
爲武昌神龍元年復爲霍山開元二十七年改爲盛唐考漢
書孝武紀五年冬行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虞舜於九嶷登
濳天柱山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注盛唐文穎曰按
地理志不得疑當在廬江左右縣名也韋昭曰在南郡史記
孝武紀無盛唐之說但云浮江自尋陽出樅陽而已樂史太

炳燭室雜文

五

平寰宇記六安縣在漢爲盛唐屬廬江郡縣西二十五里有
盛唐山因爲名今州境內無此山豈史以文穎之說而傳會
之耶抑別有所據耶志又云霍邱漢松滋縣地屬廬江郡武
德四年置蓼州領霍邱一縣七年蓼州廢霍邱屬壽州縣北
有安豐津考霍邱隋屬淮南郡亦因霍山得名在今壽州境
中也則今之霍山縣漢之濳縣至隋開皇初始更名霍山宋
開寶四年省入六安明宏治七年復置屬六安州王圻續文
獻通考云五代梁改盛唐曰潛山後唐開光初復晉天福中
又改曰來化尋復曰盛唐考五代史職方考舒蘄廬壽四州
始屬吳繼屬南唐非梁唐晉漢所有圻之說殆贅說歟攷之
宋元二史開寶時改盛唐爲六安政和八年於縣置六安軍

紹興十三年又廢爲縣嘉定五年復爲軍端平元年又爲縣後復爲軍元至元二十八年復降爲縣屬廬州路後復升爲州明洪武初以州治六安縣省入屬鳳陽府十五年還屬廬州府至英山一縣本漢江夏郡蕲春縣地至劉宋分立蕲水縣宋咸淳初分蕲州羅田縣地置英山縣屬六安軍尋廢德祐二年復明初屬鳳陽洪武十四年還屬六安州

本朝因之此六安一州英霍二縣沿革之大略也嘉慶二年春與六安張君篠原同客韓城相國家談釋地沿革之難語及六安州沿革指畫口說不能了然退而著此質之張君張君能文章治古學且爲州之望族見聞必廣又加以日驗予說之是與非必能辨之也

炳燭室雜文

行狀說

六

劉勰文心雕龍云狀者貌也禮兒本原取其事實先賢表諡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蓋三代時諫而諡於遣之日讀之後世諫文傷寒暑之退襲悲霜露之飄零巧於序悲易入新切而已交游之諫實同哀辭后妃之諫無異哀策諫之本意盡失而讀諫賜諡之典亦廢矣至典午之時始有行狀綜述生平事迹上之於朝以請諡在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所謂易名之典請遵前烈故文心雕龍以狀爲表諡則狀亦諫之流也狀者上之朝廷賜諡以爲飾終之典亦付之史官立傳以揚前烈之休此唐李習之所以有百官行狀之奏也考古人行狀皆出於門生故吏輓近之世遂有子狀父者居喪不

文之禮姑置勿論夫門生故吏所爲之狀李翱尙謂虛美於所受恩之地不足以取信若子爲父狀豈能指事實書不節虛言哉則其不足取信於人有更甚於門生故吏之所爲矣子孫欲夸大其祖父必至以是爲非以黑爲白蘇明允曰明以燻亂青史幽以欺謾鬼神明允之言可謂深切著明者也尤可駭者名不登於仕籍行不顯於閭閻亦爲行狀行述旣不能請諡於朝又不能列名於史而爲此虛辭飾美豈非重誣其親乎昔梁元昂死遺疏不受贈諡教諸子不得言上行狀以昂之功業尙不敢上狀請諡今世與草木同腐之輩必爲一卷之狀亦徒形其醜而已且生不能養喪不盡禮欲以虛文表揚其親以爲孝不得請諡而爲狀干踰禮之典僞妄謬作又陷其親於不義其罪加於不孝一等矣

炳燭室雜文

七

晉書孫楚傳王濟爲并州大中正訪問諡邑人品狀至孫

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爲之乃狀楚曰天才英博

亮拔不羣此生狀也若今之考語矣

節甫字說

藩弱冠時受易漢學於元和通儒良庭徵君始知六日七分消息升降之卦變互爻辰納甲之說迄今三十年矣藩生於乾隆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至嘉慶十五年符大衍之日十辰十二星二十八之數先儒云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著因創爲大衍四象之法以作八卦卦劫之術協假年之文乃擇元日令辰啟橫出筮而命之曰假爾泰筮有常尙辭尙變

尙占尙象失得吉凶知來藏往惟爾有神受命如響得坎之節本漢儒之義而爲之說曰坎之初爻習坎入于坎窞凶窞坎中小坎也則五十年爲重坎之象入窞坎之內所以身處違戶辱在泥塗如蛇之蟠於淖獸之困於檻矣處重險之中思動而出險見異物而遷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然不免於饑寒且動輒得咎幾蹈於阨危是欲被文繡食粱刺肥反不若衣裋褐啜菽飲水之爲得也變而之節節止也今而後其出坎而知所止乎節之爻辭曰不出戶庭無咎泰三之五泰坤爲戶初應四四互艮爲庭卦體自二自四又互震震爲出得位應四故無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坎爲通二變坤坤土爲塞當位宜守坤塞不中正不可求坎通

炳燭室雜文

八

止之象也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君子知通塞之有時戒慎密以自惕可以無咎矣繫辭曰震無咎者存乎悔自茲以往知悔而善補過不可纖介不正而使悔吝爲賊焉嗟呼今世之人與孝廉策甲科紫其綬而丹其轂者豈盡瞻知之人哉亦時之通塞而已通則可爲塞則不可爲知塞而爲不可爲不知止也揚子曰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知言哉此揚子之所以守元而不尙白也藩竊比揚子之元守先師所傳之經爲章句之徒抱一藝以終老於家可謂居而安樂而玩者夫因自號節甫泊如也

私諡非禮辨

儀禮士冠禮記死而諡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鄭康成注今謂周衰記之時也古謂殷殷土生不爲爵死不爲諡周制以士爲爵死猶不爲諡耳下大夫也今記之時士死則諡之非也諡之由魯莊公始也此專爲士而言也若夫下大夫以上則無不諡而諡矣周官經大史職小喪賜諡小史職大夫之喪賜諡讀誄皆諡之出於朝者也至於下大夫以下其有意稱明德者不得請諡於朝恐行迹之就湮於是私諡焉漢張璠荀爽以私諡爲非古然柳下諡惠黔婁諡康私諡始於春秋時不可謂不古也蓋周人卒哭而諱左傳申繻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名者死者之名也故於將葬之時

炳燭室雜文

九

爲諡以易其名檀公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易其名者以諡易死者之名而諱之也諱之者非特子孫不敢斥言而已且欲使後人亦不敢斥言之所以左傳紀僕來奔史克之對稱先大夫臧文仲而不名也若無爵無諡則柳下黔婁之賢乃百世之師豈可使後人斥言其名哉此私諡之所以不得不舉也蓋有爵者行事著於朝廷其諡賜之於上無爵者行事見於閭里其諡定之於下展禽下大夫也黔婁庶人也皆不得請諡於朝故門人曾子議私諡焉曾子問賤不諡貴幼不諡長爲諸侯相誄而發非私諡也張璠荀爽不達斯義輒生駁難以譏刺當世謂爲非禮劉向烈女傳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

往弔焉曰何以爲諡若從張璠荀爽之言則曾子爲不知禮矣

與阮侍郎書

見示大著墓表敬讀再三句無可削字不得減此劉勰所謂首尾圓合條貫始序者也所有脫字訛字皆增改矣至於親家之稱出汝南記見後漢書應奉傳注舊唐書蕭嵩傳嵩子衡尙新昌公主嵩夫人賀氏入觀拜席元宗呼爲親家母則親家之稱其來已久且見於史傳表中直書親家不爲無據也竊有一說伏惟俯察古人居喪不文所以行狀與述或求之達官長者或乞之門生故吏無子狀父者有之自唐人始迨及明季士大夫不讀禮經不稽古制當處苦枕由之時無

炳燭室雜文

十一

不伸紙抽毫者矣迄今末俗相沿古風難返若不自爲行狀則必羣起而非之欲狂井之水以不狂爲狂良可慨也然行狀分送弔者而已未必能傳之久遠若墓表則勒之貞珉以垂不朽豈可事不師古耶考墓表之作始於漢謁者景君墓表其後如唐著作郎贈秘書少監權君墓表李華之文也廣陵陳先生墓表呂溫之文也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韓愈之文也宋穆氏先塋石表王壽卿之文也其例亦如狀述無自爲之者惟歐陽修瀧岡阡表則自爲之然作於旣葬之六十年後不在三年之中也閣下爲人倫表式多士楷模安可復蹈興公表哀之失乎藩以爲墓表不可建於下壙之時當立於禮祭之後旣不悖唯而不對之經又得盡發於言詁之

哀揆之情禮斯爲得矣伏乞垂聽焉

與張篠原書

杜佑通典食貨篇宋文帝元嘉中始興太守孫諮上表曰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課三十斛云云馬端臨文獻通考引此與通典同攷之沈約宋書乃徐諮非孫諮也李延壽南史列傳諮徐廣之兄子也宋書本傳云元嘉初諮爲始興太守三年遣大使巡行四方并使郡縣各言損益因表陳三事其一曰郡大田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課米三十斛一戶內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三歲未堪田作或是單迥無相兼通年及應輸便自逃逸旣遇接蠻俚去就益易或乃斷截支體產子不

炳燭室雜文

十二

養戶口歲減寔此之由謂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武吏之名見於漢書尹賞傳得赤丸者斫武吏然不知所屬考賞傳當屬縣令後漢書百官志注衛士材官樓船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爲民就田應選爲亭長課巡尉游徼亭長皆習設備五兵吏赤幘行滕帶劍佩刀所謂吏赤幘者卽亭長也應劭風俗通曰亭吏舊名負弩改名爲長朱博傳博家貧少時給事縣爲亭長又云博本武吏不更文法據此武吏卽亭長也亭長縣令所屬也然則詔所表陳者乃武吏之田非民田也自杜佑通典節去郡大田三字混入賦稅之內遂訛爲取民之制而馬端臨文獻通考襲其舛訛又疑之曰晉孝武時除度定田收租之

制只口稅三斛增至五石而宋元嘉時乃至課米六十斛與
晉制懸絕殊不可曉豈所謂六十斛者非一歲所賦耶貴與
但疑課米之多而不疑郡大田武吏五字蓋誤以爲取民之
制竟置武吏於不論矣考晉山濤傳武帝平吳之後詔天下
罷兵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晉初限田
之制丁男五十畝而不言兵蓋兵無受田之事也竊謂始興
條邊郡武吏之田必邊郡之屯田武帝去兵之後所有屯田
卽給武吏晉制五十人爲屯田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
殿最是時求課最者必爭相益乃至六十斛之多豁不言稅
米而變文言課者可見至宋時雖不以入米之多少爲課殿
最而課之名猶在也其始田多吏少尙能輪納至元嘉時田
止此數而生齒日煩勢在不能均給而武吏子孫又成土著
甚至無大田之實有武吏之名按戶徵輪循而未改於是
有畏法逃匿而戶口歲減也若以此爲取民之制旣與孝武
口稅三斛不符且豁亦不必言武吏矣昨辱手書下問今具述
所知以荅如予說未當乞明以教我幸甚

炳燭室雜文

十一

釋橋序

江都焦君里堂厲節讀書綜經研傳鉤深致遠復精推步稽
古法之九章考西術之八綫窮弧矢之微盡方圓之變與凌
君仲子李君尙之齊名嘉慶三年秋里堂出所製釋橋一篇
示予考西法自多祿畝以至第谷皆以五月五星之本天爲
平圓其後西人有刻白爾噶西瓦等以爲橋圓兩端徑長兩

要徑短雍正八年六月朔日食舊法推得九分二十二秒今法推得八分十秒驗諸實測今法爲合於是

詔用今法橢圓起於不同心天之兩心差引而倍之爲倍心差用面積求平行實行之差於是有大小徑中率與平圓之比例及差角之加減與舊法不同矣其法以面積之度與角度相較亦可得平行實行之差然平行面積也實行角度也以積求角難以角求積易故先設以角求積次設以積求角次設借積求積次設借角求角四法最爲簡捷與舊法迥殊其言日躔之理亦卽盈縮高卑之說也如橢圓以地心爲心規橢圓之形中畫爲午從地心作綫分爲三百六十度每分之積皆爲一度每一分積爲六十分太陽每日右旋當每一

炳燭室雜文

三

度積之五十九分有奇所謂平行也則太陽在午綫之下是爲最卑而地心至橢圓界之綫短角度必寬是爲行盈太陽在午綫之上是爲最高而地心至橢圓界之綫長角度必狹是爲行縮盈縮高卑之理雖與第谷同而橢圓之法則密於第谷諸輪之法若以諸輪法測今日日月五星之天有不謬以千里者哉昔秦大司寇蕙田輯五禮通考觀象授時一門戴編修震分纂詳述諸輪之法而不及太陽地半徑差清蒙氣差橢圓三說不亦慎乎是篇仿張淵觀象賦之例自爲圖注反復參稽抉蘊闡奧爲實測推步之學者所不可無之書也學者從事於斯以求日躔月離交食諸輪無晦不明無隱不顯矣里堂不以藩爲謏劣屬序是篇乃書橢圓緣起爲讀

是篇者之先導云

石研齋書目序

藏書家之有目錄始於宋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尤表遂初堂書目陳振孫書錄解題自此以後海內藏書家無不有目錄矣吾鄉收藏之富如馬半查蔣西浦皆甲於大江南北而獨無目錄不數十年宋龔元刻秘本精抄散失無存良可慨已江都秦敦夫太史樂志鉅黃樓神典藉蓄書數萬卷日夕檢校一字之誤必求善本是正竊怪近日士大夫藏書以多爲貴不論坊刻惡抄皆束以金繩管以玉軸終身不寓目焉夫欲讀書所以蓄書蓄而不讀雖珍若驪珠何異空談龍肉哉若太史之元元窮年蓋亦抄矣太史有鑒於馬蔣兩家謂予曰有聚必有散吾子孫焉能世守勿替暇日編石研齋書目上下二卷以志雲烟之過眼云爾藩昔年聚書與太史相埒乾隆乙巳丙子間頻遭喪荒以之易米書倉一空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夫復何恨然師丹未老強半遺忘所弄秘笈至有不能舉其名者惜未編目錄以誌之也有感於太史之言而爲之序

炳燭室雜文

七

張舊山詩集序

張君舊山名居壽世爲江都人少習舉子業應童子試不售卽棄去嗜酒落拓與里中無賴子游友人黃君文暘勸之學始折節讀書學詩於朱布衣篋家天心墩側破屋三間日夕吟詠其中易衣而出并日而食晏如也所爲五七言詩鉢肝

饑賢少慮窮思多不經人道語然詩愈工而窮愈甚飢塵常滿妻子幾至不能存活袁大令枚過揚州見舊山五言詩於當事前稱之當事醜以錢米得免餓死於是始有人知舊山之名延之爲童子師者舊山生性剛烈疾惡如讎曾著痔瘡得車論以譏當世又使酒罵座俗人以為狂生見之輒避去坐此所如不偶卒以窮困死其子不肖詩稿散失無存因錄其與藩唱和之作投贈之篇爲一册而序之

乙丙集自序

予東髮時卽能爲五七言詩閉門造車絕無師法年十五從余仲林先生游始知風雅之旨於是上窺漢魏六朝下武李唐趙宋雖不能入天厨竊禁鬻而鍾磬之品皎然之式亦三

炳燭室雜文

五

折肱而思過半矣瓦缶鳴秋蟲吟十一年中得八百首丙午歲大饑日唯一館粥貧居無事發八百首讀之吟哦之聲與饑腸雷鳴聲相斷續乃去蕭取蘭伐稂存禾得一百四十九首釐爲二卷上卷七十七首下卷六十三首起乙未終乙巳自乙至丙歲星一周天矣此十二年中春花秋夜選舞徵歌風雨鷄鳴然糠漂麥年未三十而哀樂相半過此以往事可知矣名其集曰乙丙乙丙者何乙以紀歲丙以志感也

毛乾乾傳

毛乾乾字心易江西星子人也於學無所不窺尤精推步通中西之學崇禎時爲邑諸生鼎革後縣令捕人科舉乾乾不得已入試文體奇古學使不能句讀題其卷末云生乎今之

世反古之道乾乾見而笑曰羽陵書生但知錢在紙裏中耳
歸隱匡廬山不復見世人著古衣冠獨往獨來講學山中村
農負販聽者圍立山中老稚婦女皆稱爲毛先生郝縣謝廷
逸往訪之以所著推步全儀爲贄乾乾見而驚曰辨析幾微
窮極杪忽古人无此儀器也與之論方圓分體方圓合義方
圓衍數不謀自合歎曰野人肥遯山中曰講經術以世人罕
知歷數不談久矣今見子豈可謂世無人耶卽以女妻之後
與廷逸偕隱陽羨宣城梅文鼎造門求見與文鼎論周程之
理方圓相窮相變諸率先後天八卦位次不合者文鼎以師
事之乾乾亦常謂人曰文鼎廷逸老人之畏友也乾乾審五
音之輕重六律之短長著律歷學若干卷又禱著一卷子磬
於算數甚有精思世傳其學

炳燭室雜文

七

論曰歷學之不明由算學之不密雖精如祖冲之耶律楚材
郭守敬趙友欽而猶不密者算法之不備也自歐羅巴利瑪
竇羅雅谷陽瑪諾諸人入中國而算法始備歷學始明我
朝明歷數之學者咸推宣城梅氏郝縣謝氏謝氏之子名身
灌與予交以是得讀先生之遺書得聞先生之顛末始知梅
謝兩家之學有由來矣世傳先生通占驗善望氣好事者取
奇言怪語附著之然而先生非唐都之學也

吾母王孺人傳

嘉慶十四年八月初四日吾母王孺人棄世其孤學海泣謂
藩曰先孺人有賢行不可湮沒子乃姻婭也知孺人之工容

言德莫若子敢以傳請孺人姓王氏吾丈序常之室也吾氏
其先出浙之開化由浙遷晉明季有念菴公者爲蘇州守因
家焉丈之王父仁長公以諸生忤當事譴戍關中二子隨侍
季如玉公事母家居娶丁太孺人生丈及一女如玉公奉母
入秦太孺人及丈寄食外家後丈至關中省親旋奉父命歸
里迎太孺人往而太孺人因積勞成疾不果行丈舅氏丁魯
尊先生以書達如玉公得攝主婚事乃娶孺人孺人在家事
父母以孝聞于歸後以事父母者事姑以佐其父母者佐夫
子內外無間言丁太孺人多病孺人進甘旨視湯藥扶持搔
抓以及滌滌之役無不親爲之太孺人嘗嘆曰我生平困躓
今得此賢婦天之報我亦良厚矣奉事太孺人十餘年如一

炳燭室雜文

七

日及居太孺人喪哭泣盡禮序常丈敦行君子六十年中夫
婦相敬如賓家無中人之產當坎壈時孺人少侘傺之色而
勤儉持家服食朴素雖不至有負薪被絮之苦然亦可繼簪
蒿杖藜之風矣嗣後四子成立奉養無缺孺人服敬姜之訓
終不休其蠶織也孺人平居無怒色無疾聲教子惟以義方
不加榎楚卽下及臧獲待之亦以禮序常丈之妹適曹氏甚
貧時或就食母家每產後輒無乳生三女皆孺人親爲乳哺
及長遣嫁孺人以奩具析贈之至今戚黨尤嘖嘖稱道焉孺
人體素羸瘠今秋患病雖危劇而神明不衰無殷屎之聲若
不有疾苦者豈二氏所謂來去了然者耶子四長學海次炳
也次子屏次從周孫五孫女五皆幼孺人生於乾隆五年十

一月十八日卒於嘉慶十四年八月初四日得年七十藩與
學海少同學情好逾昆弟總角時登堂拜母孺人以子姪蓄
之及學海娶藩妹爲姻親時相往來孺人與先慈杯酒論心
情如同氣兩家子婦侍左右團圓笑語如一家焉先慈見背
時孺人哭之慟未幾余妹亦相繼下世藩扶柩回邗上音問
遂疎今年春藩客游四明道出吳門孺人謂藩曰予老矣不
知能復見子否親舊睽隔何以爲懷含淚別去季秋復來吳
下則孺人已殯兩楹昔日之言得非讖語乎迴憶三十年來
兩家舊事竟同塵影能不悲哉縱橫涕泗不知所云

享年室銘

并序

江都黃君承吉弱稟異質髫髻時請於祖寄亭公曰世人多

炳燭室雜文

六

以字行者獨孫無字詩字之享年可乎君之祖爲之色喜所
以色喜者以是言爲兆知君之可享大年且自喜壽徵也藩
謂君之祖已登上壽則君之年又可丕筮而知矣君之於學
靡不講貫尤精於漢儒之說請卽以漢之經師喻之漢之經
師其年齒見於史傳略可攷而知也伏生之年九十張蒼百
有餘歲夏侯勝九十申公九十餘孔光九十揚雄七十一桓
譚七十蘇竟七十楊厚八十二賈逵七十二子楷亦七十桓
榮八十餘任安七十九周防七十八包咸七十一寒朗八十
四王允七十伏恭九十鄭元七十四樓望八十如董仲舒盧
植丁鴻周澤諸儒史雖未著卒年然有爲三老五更者有書
老乞骸骨者則其年可知矣蓋潛心於學則心不外役而神

明不衰也君既長字曰謙牧乃以享年署爲室名不獨不忘祖德抑且自勵其學云嘉慶元年春王正月屬藩爲銘因述六書之義以銘之銘曰

亨與享烹古本一字後人分別字體乃二呂刑享國見於周書叙傳永年是爲權輿中數曰歲朔數日年見周官經鄭註云然曰宮曰室散文則通度几度尋對文不同論君之年義證史殘名君之室訓本古經注禮箋詩傳之於後

君於周禮毛詩皆有

著死而不忘厥名曰壽

汪先生墓表

先生諱鎬京字快士號西谷歛人也先世居古唐邨後僑寓江都遂家焉祖諱文耀明季知餘姚縣事觀納風謠廣求民

炳燭室雜文

九

瘼民感其惠配食於社考諱應健畢志邱園忘懷簪冕堦於同里鄭重師其畫法知名於時先生生有異姿長而懷德恢韜百氏探蹟六書樂衡門之徧徧甘山林之杳藹雅愛巖谷

性痼烟霞大江南北名山勝迹游蹤始徧如宗少文每遇佳

山水往輒忘歸長於歌詩兼工摹印以價印之貴爲裏糧之

計然頗自矜重費旣給亦不復償平生游歷名勝之地攜拾

故事旁及詩文各刻一印系以四言詩題曰紅木軒山水篆

冊桐城張文端公序而刻之別著紫泥法仁和王暉刊入檀

几叢書嘗謂肄經當知古文識字乃明訓故三蒼之學卷帙

不傳十帖之科口試又廢所存古籍或詳形體不顯聲讀是

非或論音均不辨偏旁紊亂刺取說文玉篇諸書集古今文

字依四聲編次撰文字原一書又謂小學由篆變隸由隸變楷字體寔失惟摹印爲今世所用然必考據六義不可兼通入體爲紅朮軒印範皆刊行於世以康熙四十一年四月七日卒生於明崇禎七年六月三日春秋六十有九葬甘泉縣金匱山郝家寶塔先塋之右禮也取鄭氏生子三長良溥次良沛季良澤女一適山陽程某旣葬之越一百十二年墓門之樹無恙泉扉之誌缺如五世孫喜孫恐年歲遐遠陵谷隕遷乞爲誌墓文敢勒遺塵式名元石銘曰

箕山之侶葛天之氓與物無私與世不爭邁軸抱璞巖阿餘情易占石砢詩詠河清世守邱壠永奠佳城惡木不植書帶長生

炳燭室雜文

清故刑部山東司員外郎鄭君墓誌

三

鄭氏世居於歙至贈中議公炳基始遷江甯贈公子候補知府贈中議公爲翰自江甯遷江都贈公生候補道中憲公澂江澂江公二子長涵早歿君其次也君諱宗汝字翼之號雨菴家世科第望冠士族承先德之清華植之以茂實端志修能賢士大夫莫不響慕加厚焉少攻舉子業不得志於有司朝廷開川運例以貲爲員外郎授刑部山東司時尙書文肅公英廉袁公守侗敬度祥刑簡字有衆君悉心秋讞手定爰書有倫有要平反之力居多二公咸重之然君心切烏私志高蟬脫力請乞養歸侍澂江公佐家政以嘉慶八年八月十二日卒年四十六恭遇

覃恩加三級 誥授中憲大夫二娶元配謝恭人次配王恭人
皆先卒子一兆理大理寺丞孫一煦以嘉慶十二年某月
某日葬於江甯縣南鄉之馬廐君天性孝友事父母克順祇
修侍母吳太恭人疾衣不解帶目不交睫日夕焚香祝天願
以身代居倚廬朝夕一盜米晝夜哭無時雖哀毀骨立而能
勝喪少隨兄讀書家塾兄歿塾師講詩鴿原章聞之淚下塾
師爲之掩卷事其嫂吳宜人如事兄教育猶子無異己子與
人交和易可親有所緩急無少吝喜讀書有園曰餘圃徵江
公所葺也春秋暇日與朋友唱和其中鄉先達沈旣堂先生
稱其詩如劉隨州事徵江公先意承志能得親之歡心卒之
日徵江公撫君背曰汝一生孝順當如釋氏言往生樂土矣

炳燭室雜文

三

君時奄奄一息聞是言位不成聲猶勉強作稽首狀核君生
平好善學文謹謹致孝嗚呼可謂篤行君子矣銘曰
服官以勤事親以道惟樸不斲惟淳可葆未臻上壽爲善是
悼子孫逢吉卜筮以告爰位幽宅於陰之原銘勒貞石其辭
不煩藏之奧隅百世猶存

廩膳生吳君墓表

君名兆松字蒼虬一字敬堂其先爲歙縣人君之曾祖大嘉
公始遷於江都遂爲江都人君十五歲母氏李孺人棄世晝
夜哭泣哀毀幾於滅性是時家道中落日食餽粥而君下帷
讀書處之怡然年二十爲邑庠生二十三試高等爲廩膳生
二十五始娶李孺人共事父文瀾公授巾問衣怡聲柔色滌

瀝脂膏不假手於僕婦必敬而進之文瀾公歿後能盡古喪禮君少時讀五子近思錄歎曰聖賢躬踐之實在是矣何必外求哉自文瀾公歿後終身不應鄉舉閉戶讀書闡濂洛關閩之旨嘗謂孔子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漢唐宋諸儒之說紛紛轆轤莫能是正清江張元德游朱子之門親聞緒論其所著之春秋集傳春秋集注統會羣言考其異同參其中否至於培擊僞辨亦無牽合之弊衛宗武所謂以傳考經以經考傳能得史外傳心之蘊者也近日學者專習胡傳幾不知世有此書矣乃取集傳刪繁就簡蒼其說之最精者手寫成書又著尙書先儒遺論四十六篇君足不出戶三十年著書之暇閉目默坐以是世無知者惟李進士道南朱布衣

炳燭室雜文

三

箕幽稱之君生於康熙四十九年卒於乾隆五十五年年八十一葬於郡之西鄉子一名夢熊字曰達藩與曰達有尹班之雅每見君執弟子禮謂藩曰讀書當融釋講學在縝密不讀書無入德之門不講學無自得之樂藩聞此語知君深於李南劍之學者豈尋常講學之流哉嗟嗟平六經乃載道之支未有不讀六經而能明聖賢之道者君郡明季王良目不知書爲姚江之學自謂不由語言文字默契心宗一傳之後吏胥密匠皆爲講學之人矣不讀書而講學自古所無獨釋氏有不立文字言下頓悟之說心齋之徒其說與釋氏無異乃聖門之罪人安得謂之得孔孟之心傳也哉支離詭僻之習至康熙雍正間其熾不衰君燭理明而是非辨知所止而操

履完不搖感于亂道之巧言可稱真儒矣

朱處士墓表

處士名箕字二亭江都人幼遭父喪哭泣盡禮雖不杖之年而能病也事母以孝聞鄉人無間言處士生而穎悟十三歲卽能爲五七言詩因家貧棄舉子業服賈以養母自號市人處士少習拳勇市中人有犯之者不與校雖與屠沽雜處然手一編弗徹夜則閉戶讀至鷄鳴猶朗朗誦不已市人恒笑之中年博通文籍肆力爲詩古文桂林陳文恭公見先生所作前明郝公景春紀略經濟纂要諸篇稱爲奇才謂門生姜忠基曰子爲我招之來京師忠基至江都致友恭公命處士以母老不敢遠離辭

炳燭室雜文

三

高宗示純皇帝開四庫館思得如楊雄劉向之徒者校讎古籍

兩江總督高文端公耳處士名札致金教授兆燕將薦之於朝處士曰吾深山之麋鹿也豈可裹以章服哉力辭不就時其族叔隸旗籍名孝純者官泰安知府折柬招處士爲泰安之游乃探仙闕神府之幽蹟訪五祠三廟之遺踪得詩數十首而返後孝純遷兩淮鹽運使處士絕不與聞公事唯與孝純飲酒賦詩而已處士家無餘財好周人之急友人金某夫婦病卒爲之殯殮養其子女十有餘年疏戚程某貧無所歸寄食處士家死後教養程某二子皆得成立金徵君農容江都旣老且病處士延之於家其歿也杭太史大宗鳩金治喪事以餘金畀處士蓋欲償處士供膳之資也處士盡與徵

君之嗣子又有比鄰杜母其子不肖所蓄金珠藏於匣中恐爲其子竊取寄處士家他人不知也杜母死處士置之柩前封識宛然其子感泣遂改行爲善邦人稱爲獨行君子非虛語也及其爲詩文根柢經史如有原之水挹而不窮韓子曰人皆刼刼我獨有餘於處士見之矣嘉慶二年正月三日召弟子張居壽葉舟薛本李文英四人謂之曰吾初七日與諸君別矣讀書惟正心誠意爲第一義富貴如浮雲耳復命其子曰傳云喪具稱家之有無不可乞貸於親友吾平生無絲粟累人勿使吾身後蒙不潔名也至初七日端坐而逝卒年八十以嘉慶某年某月葬於某鄉子一愼履歲貢生乾隆四十三年處士見藩歌詩囑張居壽爲介紹引爲忘年之交處

炳燭室雜文

五

士之韜耀絕機含和隱璞藩知之最深乃作石表之文以著清風於來葉焉

重葺抗風軒記

南園在廣州城南二里元末孫易菴結詩社於園之抗風軒嘉靖時改爲大忠祠而歐楨伯復結詩社於此

國朝康熙癸亥番禺令李文浩卽祠之東偏建復抗風軒祀五先生乾隆癸未督糧道熊繹祖允郡人士之請增祀後五先生前五先生者南海孫經厯蕢字仲衍番禺李教諭德字仲修河東王給事佐字彥舉番禺黃典籤哲字庸之趙處士介字仙貞同社之人可考而知者別駕黃楚金徵士蔡養晦黃希貢長史黃希文架閣蒲子文進士黃原善趙安中通判

趙澄徵士趙訥九人而已後五先生者順德歐郎中大任字楨伯從化黎參議民表字維敬南海吳僉事而待字蘭皋番禺李知府時行字少偕順德梁主事有譽字公實同社之人可考而知者瑤石之弟民衷民襄梁考三人而已後陳忠簡修復南園舊社與黎烈愍諸公唱和其中可謂極一代人文之盛矣所以過此者往往低徊不忍去予承乏是邦簿書之暇循覽圖經乃知舊址大半爲居民隱占今所存者惟抗風一軒因捐廉爲丹雘塗墍之資俾昔賢觴詠之地不致鞠爲蔓草焉當日前五先生蕞聲藝苑與四傑並稱後五先生掉鞅詞壇與王李並駕是故世人推許在閩中十子之上皆以詩人目之然十先生事實見於明史及廣州人物傳其敦善行勵氣節可爲後世矜式豈僅以詩鳴者哉

炳燭室雜文

三

天地定位節爲納甲之法解

納甲之說見於魏伯陽參同契所謂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蟾蜍與兔魄日月氣雙明蟾蜍視卦節兔魄吐生光七八道已就屈折低下降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良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節盡相禪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應四者合三十陽氣索滅藏此納甲之大略也三國時虞君仲翔用其說以注易如坤之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蹇之利西南小畜之月幾望歸妹之人之終始也繫辭之在天成象八卦成列說卦

傳之水火不相射及萬物出乎震節皆用納甲耳而其說詳於繫辭之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注爻注曰五位謂五行之位甲乾乙坤相得合木天地定位也丙艮丁兌相得合火山澤通氣也戊坎己離相得合土水火相逮也庚震辛巽相得合金雷風相薄也壬壬地癸相得水言陰陽相薄而戰於乾故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納甲之法以月體言坎戊離己爲中宮坎爲月精離爲日光乾爲甲坤爲乙在東方艮爲丙兌爲丁在南方震爲庚巽爲辛在西方壬癸屬於乾坤爲北方月之行天也晦月朔且坎象流戊日中則離離象就已三十日會於壬三日出於庚八日見於丁十五日盈於甲十六日退於辛二十三日消於丙二十九日窮於乙滅

炳燭室雜文

五

於癸乾交坤初爻始受一陽之光見於西方庚地月之第一節所謂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也二爻受二陽之光昏見於南方丁地月之第二節所謂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也三爻全受日光既望之時昏見於東方甲地月之第三節所謂七八道已就也月之第四節十六日坤交乾初爻受陰爲巽而成魄以平旦而歿於西方辛地月之第五節二十三日二爻受陰爲艮而下弦以平旦而沒於南方丙地月之第六節三十日全變三陰而光盡體伏於東北壬癸之方一月六節既盡而禪於後月復生震卦壬癸屬於乾坤所謂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也九六之數合十五七八九六合之三十三十日一月之數也所謂四者合三十也納甲之法盡於此

矣至於天地定位之說卽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天一生水
壬與癸合也天三生木甲與乙合也二生火丙與丁合也四
生金庚與辛合也五生土己與戊合也月令孟春其數八孟
夏其數七蓋以土數乘木火金水而成卽劉歆大衍之數也
皇侃禮記義疏云以爲金木水火得土而成以水數一得土
數五故六也火數二得土數五爲成數七木數三得土數五
爲成數八又金數四得土數五爲成數九參同契謂土王四
季羅絡始終青赤黑白各居一方皆稟中宮戊己之宮也水
乘土得六火乘土得七木乘土得八金乘土得九六七八九
少陰老陰少陽老陽之數皆備於是矣五行各居其位而不
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天數五二三五七九地數五二四
六八十天下之數皆出於乾坤乾坤相交成既濟六爻定位
各正性命是天地定位也山澤通氣以下可以類推矣

爾雅小箋序目

炳燭室雜文

三

爾雅之名見于孔子三朝記刪釋詁一篇爲周公所著無疑
釋言目下則秦漢儒生遞相增益之文矣在當昔經文皆篆
書讀者望文卽知形聲故但著訓義而略形聲也至西京皆
變篆爲隸形聲已非其舊然篆隸之體不甚相遠其文猶可
考索嗣後變隸爲楷形聲皆失矣字體在後漢已大壞如持
十爲斗屈中爲虫鄉壁虛造變亂常行此許未重所目歎古
文欲絕而作說文解字也桓靈之世賄改蘭臺漆書而文字
逾壞矣魏晉目降譌體百出詭更正文變駟爲馮改悖作背

易茶爲茶別萼作花草木之名無不從草从木蟲魚之屬亦皆加虫加魚文義乖壁中違戾六書且傳寫多訛帝虎魯魚轉轉滋謬徐鼎臣曰爾雅所載草木魚鳥之名肆意增益不可觀矣諸儒傳釋亦非精究小學之徒莫能矯正此說是也予少習此經乾隆四十三年年十八矣不揣謏陋爲爾雅正字一書承良庠先師之學目說文爲指歸說文所無之字或考定正文或旁通假借不敢妄改字畫張美和手可斷筆不可亂之言豈欺我哉王西泚光祿見之深爲嘆賞謂予曰聞邵晉涵大史作疏有季矣子俟其書出再加訂正未晚也弱冠後千里飢驅未遑卒業嘉慶二十五年季六十矣爲阮生賜卿說毛詩肄業及之爾雅自郭注行而舊注盡廢景純乃

炳燭室雜文

三

文章家於小學涉獵而已形跡庸淺固不足論而邵疏又襲唐人義疏之弊曲護注文至於形聲則略而不言亦未爲盡善也因檢舊藁重加刪訂邵疏引毛傳鄭箋說文諸書讀所引之文卽知訛字爲某字故不復出其誤者正之未及者補之數季中竊聞師友之緒論擇善而從皆書姓氏有其說本出於予而爲人剽竊者直書已說置之不辨讀者幸勿巨掠美責之箋中稱後人者魏晉以後之人也稱陋人者本郭注之例猶言淺人也稱庸人者有其人而不質言之若曰夫已氏也書爵書氏書名書人春秋之名例也今據古本釐爲三卷易名小箋變篆作楷者俾循覽之人趣于簡易云道光元

年太歲壯重光大荒落霜月庚申自敘時季六十又一

爾雅小箋上

釋詁

釋言

釋訓

釋親

爾雅小箋中

釋官

釋器

釋樂

釋天

釋地

炳燭室雜文

釋皿

釋山

釋水

爾雅小箋下之上

釋草

釋木

釋蟲

爾雅小箋下之下

釋魚

釋鳥

釋獸

完

釋畜



羊

不象由
房詩別
鏢

光緒三年
八喜齋刊



自序

道光甲辰秋婦弟宋介如秀才爲余刊詩二卷出錢者老友金文苞學博與曹彥青徐映山明經顧秋汀秀才莊祝君文學余始未之知後乃知之去年冬在都膺吳縣相國聘館于其第相國第三孫伯寅孝廉負異才晨夕與余論今古甚相得見余詩而好之問所未刊者余以藁散亂姑取舊所爲雲閒百詠以示孝廉遽攜去索之則與梓人矣竊惟余之詩不足傳迺好余詩而欲爲之傳今孝廉之心猶前諸君子之心也爰感而自爲序咸豐二年正月婁汪吳東

此蔭於道光戊申爲汪子超明經所刻自咸豐甲寅十二月蔭還京供職與子超別未通音問子超一就

序

李小湖丈之聘旋下世墓草之宿久矣子超能詩文詞精星命岐黃之學名場踰躐潦倒以終庚申之變板燬無存今檢篋中舊本爲重刊之其詩集已刊二卷及未刊者若干卷不知零落何許矣光緒元年乙亥七月吳縣潘祖蔭

天馬山房詩別錄

婁 汪奕東 子超

雲間百詠

甲辰夏館于南梁閱郡志憶所遊歷與所見
于它說者意有感觸輒成一詩得百首

康王城 在海濱南接金山周康王東巡時

築

黃魚淡水擁沙船曾見天差下乍川今日搜山無一
卒康王城外艸連天

金山東南淡水門爲沙船捕黃魚所明嘗資以禦
倭 徐海自號天差平等大將軍 明初武臣歲
入山巡邏海寇謂之搜山

古華亭 在婁西吳子壽夢築

上國衣冠冠晉臣淞南置驛爲留賓文身誰化句吳
俗應溯青宮采藥人

伯陽庵 在奉賢

浮提玉牒委榛蕪安息黃金可致無我過荒庵空下
拜求生未要太元符

試劔石 在箬山相傳于將試劔于此

山合精英本不凡一揮能破碧巉巉千年紫氣衝牛
斗誰過豐城叩石函

吳王獵場 在郡城東南按五茸吳王獵所

見唐天隨子詩注然吳王爲誰無明文宋王
丞相梅都官詩竝指孫氏說 國朝吳祭酒

茸城行又指夫差說似吳爲是詩從之
飛鳥雲中六翮斜徒煩一矢勸相加美人仍聽將軍
令儘爾溪頭訪浣紗

舊西湖 在郡城西南

一湖曲曲抱城流會否夷光此蕩舟厭看淒涼舊風
月遊人祇是說杭州

湖久塞外疏爲城濠 湖中舊有風月臺

三女岡 在奉賢南橋北相傳吳王葬三女

于此或云三妃

愁黛無心學苧蘿三妃遺冢尙差峩沈江誰爲收香
骨不逐鴟夷恨已多

奉賢街 在青邨城中相傳言子過此故名

二

書塾臨街構數椽溪毛特爲薦先賢武城髣髴弦歌
地竚試牛刀已百年

城中近設義塾祠言子 闔閭嘗築南武城于海

上 奉賢署建于雍正二年

胥浦祠 在金山胥浦上祀伍大夫

自媿無天謝友箴邾公底不礪霜鐔虎膺壯士收棠
邑已是英雄日莫心

魯般殿 在金山法忍寺相傳般所造

劫火燒殘漢殿材門前羣匠儘徘徊東風野鵲捲長
尾盡日高飛不下來

庭有雙柏亦般植今萎 殿上烏雀不棲

黃歇渡 在松江上相傳春申君嘗于此渡

江

吳墟就邑赴江濱
宅日君王德相臣
仿佛褐衣婦璧
事才高能給虎狼秦

僊人洞 在秦山

徐市船歸海上遲
輜車六月井陘馳
山頭自有長生
艸不向僊人乞一枝

輜車亦曰輜車 山有異艸名長生

秦皇馳道 在婁築于由拳未陷時卽古浦

塘岸

谷泐昔爲囚倦縣
柘湖曾陷海鹽城
而今欲問秦朝
事但見茫茫古道平

由拳本名囚倦秦置後陷爲谷泐卽谷水海鹽城

三

亦陷爲柘湖今兩水皆湮塞依然平陸矣

江東大王廟 在南滙鶴沙

海雲冷壓廟門低
古木空庭怪鳥嘯
尙有才人嗟落
魄祈君一爲指途迷

神姓石名固秦人漢灌嬰略定江南神見告以克

捷之期爲建廟贛江東孫吳時遷于吳境明太祖

將渡江桅折議伐廟中木以代得籤云縱然豪傑

自天生也須步步循規矩迺喜而不伐登極後復

立廟南都又淮安修志時以廟無碑疑爲淫祀欲

去之忽空中呼曰我江東神也其靈異類如此故

其廟徧于江南北今皆毀廢聞間存一二香火亦

不復盛矣然寒士禱之尙有奇驗云

會靈僊祠 在澗山

洞底潛龍不可呼船脣泥首祝邢姑煙空月冷波如鏡飽挂風颿過鈿湖

山有潛龍洞 秦邢氏三姑入湖爲神伯雲鶴主

沅湖仲月華主柘湖季降聖主澗湖 澗一作鈿

藏書嶺 在庫公山

沈沈鐵鎖繫空山采藥高蹤未可攀黃石不遺橋下履陰符何自到人間

秦庫公有九桑子三卷鐵鎖金匣葬于山下 山

有庫公采藥涇

赤松溪 在金山境俗傳漢留侯從赤松子遊

于此

四

鹿盧乘躋問何年靈蹟虛無紀海壘太息文成思辟穀終緣富貴捨神僊

梁岸廟 在青之蔣浦相傳項王爲松江神

唐立漢功臣七十二席以鎮之此當是梁王

彭越土音傳訛遂爲梁岸爾

七十神祠挂夕陽祠前流水日湯湯書生愁倚秋風權祇向江頭哭憤王

淮浦土地祠 在青之淮浦疑神卽淮陰侯

也

區區衣食感恩淡片語曾明國士心但得須臾緣我在憐君終爲漢王禽

漢濮陽王墓 在青浦貞溪西然王于漢書

無考

青氣如雲傍隴斜樹根雙甕賦蟠蛇錯刀文異扶風
志留難千秋考据家

墓旁地有青氣騰上掘之獲古錢萬餘

丹霞洞 在南滙永甯寺後相傳漢麻姑現

處地多楓

洞口丹楓賸幾株僊人鳥爪印模糊龍驂重下南城
路又見蓬萊水淺無

忠烈昭應廟 吳主皓疾神附小黃門曰國

主封界有海患非人力所能防臣漢功臣霍

光可立廟于鹹塘以鎮之遂立廟後廢土人

各祀于家號金山神主今建在朱涇東惠民

五

橋

報功崇闕祠將圯昭應金山廟更荒可憶迢迢一千
載祇憑神力護鹹塘

報功祠 國初建祀築石塘者 郡築泮海塘自

唐開元元年始

沈光碑 在青浦勝果寺鬼書也

空中朱字澹留痕烈士偏銜義虎恩此是西方無上
法片言竟得感幽魂

寺有鬼爲崇宋抄悟師爲之講說于空中得朱書

云漢烈士沈光自蒙懺解已生宅化 師爲緇流

所畏愛號義虎

武帝廟 郡共五十六所

千鑑浦口驚神火百首江東有妙詞里置行宮家繪
像無人可拜鎮西祠

明倭寇過葉謝塘見神鑑千蓋迺不敢犯 帝籤
本江東神籤或傳明太祖議伐木時得籤怒後斥
其祀而移籤于帝廟中此與七修類稿所載不符
未知孰是 鎮西祠在郡城石獅子巷祀吳陸昭
侯遜

鶴坡 在南滙昭侯養鶴處一名鶴窠邨

養雛人去尙留邨僊翻看從海上騫祇爲東萊曾置
議累宅名士媿乘軒

赤烏碑 在上海滬濱重元寺

蔣祠纔造又江東滬濱叢林建業同旣奉諸神還佞

六

佛誰言碧眼是英雄

赤烏十年立寺建業名建初言江東初有佛法也
重元寺當亦起于此時

養魚池 在郡城西卽瑁湖吳選曹尙書陸

瑁居

分甘割少意何如養士情多更養魚宋寔江陵臨水
宅風流轉恐媿尙書

昭侯宅在長谷

征北遺碑 在崑山頂

誰使全家徙建安野豬示兆亦無端一碑好補陳書
略特爲將軍紀故官

按碑陸禕曾爲吳征北將軍封海鹽侯

宛陵侯墓碑

在奉賢泰日橋西

石子岡頭覆葦衣何人移勒宛陵碑
英光蚤露藍田玉終爲才名誤此兒

宛陵墓不應在松或云恪族誅後爲陸氏移葬

二陸艸堂

在干山

惡木陰高客過愁好歌招隱上峯頭
讀書夜坐艸堂靜鶴唳一聲天地秋

思鱸巷

在華亭治西

一官局束受人譏但負鱸魚計已非
歲歲秋風江上起如何不見片颿歸

五色泉

在郡城西湖道院晉葛洪鍊丹投

湖中後嘗涌五色泉士人見之必擢高第一

作葛元事

七

子胥招飲赴江干蚤受僊經鍊大丹
莫咲文人滯科第成僊容易上天難

朱明大王廟

在上海

爭財終媿讓財賢風雨還金豈偶然
惆悵同根不相護旁人爲詠上留田

明東晉人弟聽婦欲弃兄異居明盡以金穀與弟

一夕大風雨漂還弟及婦媿而自經明傷之捨宅

爲寺

瓶山

在上海北橋晉袁山松犒軍于此酒

罄聚瓶爲山

酒瓶斑駁繡苔文防海湘西此勞軍
蘆子荒荒人問

渡一栢誰酌漚城墳

蘆子渡在漚瀆江 袁遇害爲其將李祥收葬漚

城

蕭王廟 在郡城中祀梁武帝

六縣茫茫記析吳紫雲行殿罩虛無老公不主太平
寺咲看海中跳跛奴

梁置信義郡于吳郡分縣六半在今郡境

顧亭林 在華亭境

讀書墩上亂蛩鳴洗硯池頭片石橫怪底紫衣僧入
夢義旗前記指臺城

墩與池皆顧遺蹟墩宋時避諱改作堆 亭林遷

法雲寺二僧同夢一金紫丈夫云我梁朝侍郎且

八

告以斷碑處明日果于寺基得片石曰寺南高基

顧野王曾于此修輿地志

陳朝檜 在漚瀆靜安寺宋朱勔嘗圖以進

中使來取忽雷雨碎其一今殿右者尙存

坡前龍柏嶺頭榲纒遇金風便作灰喜爾不隨中使

去一株今尙臥蒼苔

吉雲寺 在青浦青龍鎮初名報德唐天寶

中建

石函藏骨寺門東苦行猶煩記了空但誦法華經一
部此身便許到天宮

宋僧惠暢日誦法華經夢至兜率天宮年八十坐

滅僧澤隨以石函瘞骨寺門之左天台了空爲作

記

釣灘 在金山朱涇唐船子和尙釣處

才豎蘭橈道已傳會師漫與證機緣扁舟來往珠溪
上釣得虛名三十年

船子名德誠夾山善會師往見辭行再四顧誠喚
會回立起橈曰汝將謂別有邗迺覆舟而逝 誠
有機緣集 三十餘年坐釣臺誠句

呂公樟 在郡城本一院

墨瀟淋漓壁上 看羽衣無復過松壇章公從此傷顛
顛空受瓢中藥一丸

呂僊題院壁句請入松壇薦芳茗羽衣相映碧桃
開 僊自稱回先生宋時過院植一樟後數年復

九

來問章公安在無知者時樟已萎取瓢中藥敷根
上忽榮茂每葉皆有瓢痕然余嘗往訪之樟雖存
瓢痕不復見矣

錢明宮 在郡城東祀錢武肅王

雙城江上隱嗟哦日莫牛羊下正多誰覆錦衣祠畔
樹神弦爲唱百年歌

王嘗築松江南北二城 天寒而麋鹿來遊日莫
而牛羊不下羅昭諫爲王改表文句也

瑞光井 在婁超果寺

煙冷僧厨巨釜閒危樓空復峙雲閒金鰻已去虹光
隱舊邸淒涼憶鳳山

寺有釜能煮石米者三 寺稱雲閒第一山樓名

一覽 錢王夢宮中大士欲之雲閒送像至距寺
十里髻上有光貫于寺西井井有金鰻放光相接
若虹霓然 杭鳳山有錢王宮

水陸池

在郡城興聖塔院後漢乾祐中鑿

白足臨流罷講經浮圖高尙插青冥書聲夜出棠溪
舍可有神龜上砌聽

池有數龜聞講經則緣砌而上 明建棠溪書院
池在院中

白牛邨

在婁楓涇宋陳都官舜俞居此號

白牛居士

秀州西去白牛塘文物依然盛此鄉堪歎熙甯老居

士曾緣一疏貶南康

護珠塔

在干山宋元豐中造

吹簌剛風總不搖屹然十丈聳丹青推篷野霧濛濛
合幾向山頭看塔朝

塔四旁燬于火下三足壞其二而不缺側 霧天

有塔影千百聚山上土人謂之塔朝余嘗于舟中

三見之

相公閣

在華亭尉廳元豐中李修撰夔爲

尉時生忠定綱于此故名後改折桂

動手閒官亦自工遠慙攝郡箸清風生兒豈具忠臣
骨都道宅年作相公

景蘇閣

在郡城普照寺本宋海月堂明改

爲閣

一椽應荷慧師靈妙印禪心月滿庭曾是坡公留句
地卷簾坐對九峰青

慧辨號海月與坡公交示宋時遺言俟公至闔龕
四日果至見其端坐如生爲三詩以哭之有今夜
生公講堂月滿庭依舊冷如霜之句

寒穴泉 在金山頂顯于北宋時

味比中冷汲更難峰頭終日響潺潺醬翁笈叟無人
識爲有高名怕出山

朱家巷 在郡治後宋朱少師彥美居此

署門咲謝吏催租賢令風流後代無頭白機山賦歸
隱商顏擬繪采芝圖

七

朱初爲仁和令徵租不置一吏大署其門予之期
趨令無一人後者 歸後號機山閒人孫覲記其
燕超堂比之黃公綺季

英烈祠 閩人錢七航海至忠烈廟慨然曰
浮沈罔利靡有止期勿事忠臣賢于涉險卽
立廡閒叉手而逝後宋與金人戰有陰兵千
萬排空而下敵披靡旗書華亭錢太尉于是
敕封英烈侯

叉手忠臣海上祠屠家未恨放刀遲籌邊諸將危亭
坐尙望空中太尉旗

金山舊有籌邊亭

韓隄 在青浦北門

金沙漠漠夕湯低福國營連廿里隄剛是上元燈火
夜鼓聲直下海門西

金沙灘在白牛市亦蘄王屯兵處

劉猛將軍廟 郡共七所

驅蝗物後箸高勛生蚤揚威潁水漬卻咲邨巫太游
戲三栢便是莽將軍

神名銳宋順昌之戰中流矢舛封揚威侯 國朝

以神有驅蝗功 詔祀之王阮亭以爲宋劉漫堂

俗呼莽將未知何據 三栢便有神唐人詠巫詩

也今俗有所謂舞僊童者多託以神附云

積善院 在上海治西北宋紹興中李旰夢

金人乞坐地遂捨宅爲寺

三

夢中乞地事荒唐傑構重添海會堂歲歲估颿洪口
集有財再不施空王

元番賈航海南來以貨寶一巨艘施院不通姓名

而去 洪口海潮入處

雲間洞天 在婁里仁坊宋錢文惠良臣園

堂敞東巖御墨濃桃溪橋鴨隱重重法雲低護瑤光

寺夢遠巫山十二峰

東巖字光宗在東宮時書 元時園廢巫山十二

峰半入尼居之慧海院

駱駝墩 在箬山北一名落彈墩宋理宗林

妃葬此

丁當闔馬共承恩廢冢千年落彈墩西望土阜山畔

穴冬青同哭杜鵑魂

楊髡截理宗頂以爲飲器明洪武中索得命藏會稽寶山舊穴寶山一名上臯山

徐家觀 在箬山西宋嘉熙中里人徐芝夢神人曰余錢神也爲子守藏久矣芝捐貲創寺請額名福聖

後果前因莫浪猜能除怪吝亦奇才德瓶不向諸天乞儻有錢神入夢來

龍門寺 在郡城宋淳祐中賜額

青袍濃染野杉痕嘯月亭中酒一尊頻歲有司沿此例羣魚奈法上龍門

寺有楊鐵崖手植杉及嘯月亭 郡士貢行省者

有司舊設餞于此

施相公廟 郡共十四所神名伯成九歲爲神宋景定中始封

爲諤爲全總未眞楊梅乍對已成神相公豈是貪格杓慣作堂前伴食人

或云神爲施將軍全又云施諤 俗有饗薦神必與焉號陪堂施相公

丹鳳樓 在上海城東北創于宋咸淳中明季重建

淼淼寒潮到戶平朝陽遙影射飛甍雲鬢霧鬢無人見但聽樓頭下子聲

樓本在順濟廟海潮北來至廟門而伏過則復起

上海小南門曰朝陽樓中有神姊妹三人仲季對奕伯端坐觀之或傳風雨聞落子聲

山舟 在干山宋末周徵士鏞及弟鎬所居後人世守焉

坐對青山屋似舟藏書更喜有高樓子孫長臥煙霞窟三渡滄桑六百秋

乾隆中裔孫厚培獻藏書樓名來雨

一峰小隱 在郡城柳家巷元黃大癡公望居

煙雲是處養蒼顏躡屩吳山又越山雪裏高松峰頂石至今贗本滿人間

本一院 宋宗室孟僴開山

十四

汗漫湖山老逸才黃冠難望故鄉回王孫本是文山客合到中峰座下來

孟僴爲僧號月麓有湖山汗漫集臨物端坐曰文山之客千古忠貞嘗與從弟承旨禮中峰師墓

三人小像于石

管道 在貞溪元趙承旨夫人管道昇故里

樓下清波樓上月九峰回首路漫漫風枝婀娜夫人筆留得溪頭竹數竿

寶雲寺碑 在亭林趙承旨書

上江故道已難知裏泚成田又此時杞國憂天何日已鹹潮看到子昂碑

上江卽東江今以黃浦當之浦愈濶則泚愈淤故

老相傳云潮到子昂碑松江變作灰今潮到久矣
松固無恙也唯突未夏大水

先棉祠 在上海

邨祠黃母肅蘋繫衣食人知溯本原一輩針神空闕
巧芳魂誰薦露香園

元烏泥涇黃道婆自厓州歸攜具紡木棉織厓州
被以自給教它姓婦女不倦利被東南 明上海
露香園顧氏多侍姬所繡人物花鳥氣韵生動人
皆珍之至今名繡之工者輒曰顧繡

四保滙 在胥浦滬瀆交會處本名稅寶元
于此收海舶稅

飛雲窮海習波濤下碇江頭擁萬艘應咲南陽船算

五

法漢臣猶未析秋毫

郡境海號窮海

筆議軒 在上海彭溪元彭宗璉汝器手評
宋史之所

錯把呱呱付大臣陳橋已事劇悲辛宋宣善爲與夷
計祇恨當時未識人

彭評宋史謂杜后遺命立太宗與宋宣公舍其子
而立穆公同爲貽亂于後

東阿所 在金山璜溪元馮生濬讀書處

緣溪難汎武陵艇避地僊源有幾家此是醉僊山下
路詩人未恨失桃花

楊鐵崖記略曰東阿谷在醉僊山少陵詩云船人

近相報但恐失桃花蓋以其景比之桃源矣馮生
治讀書室顏曰東阿取景同也

撥賜莊 在南滙元丞相脫脫子尙百花公
主此其所賜莊也

還家古月影蒼涼沁水田園白艸荒壤壁鐵簪誰畫
字邨人驅犢百花莊

雪松巢 在金山南陸元陸宅之居仁別業
巢松合作錢楊友但撥魏科未受官似學先人負高
節終身不改宋衣冠

陸自號巢松翁與楊廉夫錢思復兩寓公善物同
葬千山稱三高士墓 父宋末鄉進士名霆龍

小蓬臺 在婁百花潭上元楊鐵崖築
夫

飛橋水面架長虹仿佛三山路可通下瞰塵寰方擾
擾羽衣吹簏坐雲中

潭上有橋三東曰玉虹
映雪齋 在婁泗涇元孫明叔道明居

名士頻煩折簡招讐書同坐夜迢迢水光山色秋江
裏更譜新詞入洞簫

孫好延四方名士校閱藏書又造一舟曰水光山
色嘗與陶九成共汎陶製詞卽爲譜入調中倚洞
簫吹之

最閒園 在上海烏泥涇元王原吉逢居此
七十徵車又到門最閒身匿最閒園詩人要占林泉
福只合年年蔽菜根

又于園東闢地種菜麥名青園

南邨艸堂 在泗涇元陶九成宗儀居

結廬喜傍泗溪南高躅柴桑繼尙堪閉戶箸書娛晚歲才名應抗百花潭

蘆花菴 在貞溪東元曹貞素知白築

門前正好把魚竿坐對詩翁濯足灘三十六陂花落盡濛濛蘆雪點波寒

地有小釣灘又前有鐵崖濯足灘紀其勝者有百二十里碧琉璃三十六陂紅菡萏之句

沙岡 在奉賢有林氏世居于此

辛銳登門咲敞衣坡翁蚤識鍊金非大風吹過南橋寺坐看空中萬瓦飛

七

明初大風從海上來中有物如鳥鳶又如屋瓦南橋寺旛竿爲之折至沙岡集于林彥英家皆楮幣也林由是溫裕人呼鈔飛林

丹井 在細林山明初呂僊爲彭素翁鑿

一泓山半鑿靈泉坐守丹鑪十五年悟到蒸沙難作飯但求忠孝不求僊

彭將羽化時語弟子曰九天之上無不忠孝僊人今人欲蒸沙作飯豈不遠哉

沈莊 在南滙明初沈萬三業也

燒金終救子孫貧邨姓猶傳歇浦濱百萬犒軍難貫

明太祖欲殺沈以后苦諫得流雲南壻余十舍亦

流湖州後兩家子孫尙富蓋有點金術云

晏公窟 在上海治西神名戍仔以陰翼海
運明初封平浪侯

護主功高平浪侯海潮怒捲滬城秋豬婆重壞江南
岸正要漁翁教下鉤

明太祖覆舟遇神救問何神曰晏公也又江岸爲
豬婆龍所壞不能築神化老漁教以釣之之法

廣舊在周涇倭寇犯城時空中聞喊殺聲旣而海
中潮大至賊被溺遂解圍去

白燕菴 在郡城東賢游涇

落月空梁認舊巢驚心柘彈幾回遭身微難借東風
力枉向人前露雪毛

六

菴本祀袁海叟後麻城令單恂居菴側嘗構禍婁
東作白燕吟以貽之

方正學祠 在華亭治西一在奉賢

忠臣歿後遺孤在老佛歸來舊豎知兩事淒涼堪掩
淚如何尙動後人疑

駙馬廳 在上海城東南實明初趙儀賓宅

後屢易主至 國朝曹氏居之

夕陽寒照舊朱扉柱棋峩峩尙錦衣昔日平原門下
客登堂又訝主人非

范家洪 在上海境明永樂中郡大水黃浦

壅塞葉宗行請濬范家洪引浦水歸于海

引得申江浩浩波錢唐惠政紀尤多使君儻是宣城

守可犯陽侯急渡河

宗行令錢塘號一葉清境多虎祭以文而去

東海亭 在鳳凰山明張太守弼墓

銜書鳳觜鎮朝天人說山頭好墓田科目蟬聯十三
世夢中乘解憶當年

墓地有山之半人呼張家山後人皆讀書至今無

世無登第者 元孫以誠萬歷辛丑修撰殿試前

夢一角獸觸已已跨而上蓋是科會元許獬曾也

風箏墓 在婁徐文貞祖墓相傳葬時已卜

地谷陽橋未定穴夢神告以明日風箏墜處

真穴也旦伺之果見風箏墜其紙有字云人

閒亦自有丹邱遂葬焉

九

辨穴形家術本蠹覆舟連縷影模糊人閒信有丹邱
在能乞明神告汝無

采花涇 在郡城西北

龍潭北去水分流玉篴金尊邈夜游嫋嫋西風涇上
樹枝低曾拂美人舟

涇西南爲白龍潭 東接夜游涇相傳陸氏汎舟

于此今涇南有荒圃老桂數株存焉迺前明唐園

遺址也

綠野廬 在超果寺南明顧文僖清宅

煤豆青青筍過扉故園風景是耶非傷秋亭上看遺
稿轉恨先生蚤拂衣

文僖初夏詩故園遙憶三江水煤豆青青筍過扉

歸田後憂民之心見于傍秋亭雜記

樂壽堂 在上海城東北

勞勞土木咲何癡姓氏驚看入塾時知否饋糧賢太守舍中蚤夢送奇兒

明沈方伯恩創大第夢數人鼓吹迎扁入名之上易一潘字詰朝送客見一兒抱書赴邨塾問何姓曰姓潘取其書閱之則名恩也瞿然曰堂未成而居者已有人矣我何營建爲物後潘果買其宅改爲樂壽堂 潘奎爲郡吏有陰德郡守夢神鼓吹送一兒于吏舍明日詢奎果生子卽恭定恩守月以粟周之

給事宅 在婁葉謝明楊忠裕允繩居

三

漫漫黃霧塞乾坤雙觀空歸浦上魂不及雷州悲謫
戊賜環終得荷君恩

忠裕以論分宜客胡膏外西市黃霧四塞先是子應祈刺臂血書疏求代母黃以楊四傳僅一紙故泣止之期迫入獄與父決竟不食外黃偕子婦袁奉兩喪歸吳國倫送之曰一時雙觀返煙雨暗江東聞者悲焉後萬歷中與馮南江御史同祀爲父子忠孝祠在華亭學東

小南門 上海被倭寇顧光祿從禮議建城

自築小南門以倡始

海上新城望屹如生平行誼重鄉閭君看齊相臨刑日長者唯存浚孔車

顧嘗受貴溪相國薦相國夙獨爲收葬文貞以義士稱之

占星堂 在郡城艾家橋明唐侍郎文獻居肘後縣金兆若何星君朱髮現婆娑生兒蚤卜魁天下孰濬城中日月河

堂初成侍郎從父夢有星岸然碧睛朱髮垂一武佩金印如斗文曰數子魁後侍郎生萬曆中狀元及第數者其父名也 雲間占讖云日月河通出狀元明錢鶴灘福張瀛海以誠兩應之

招軍臺 在南橋相傳爲明趙文華募軍處疏請還朝避寇氛舞刀難特粵西軍五千妬獻江頭馘讓與樸林弟一助

觀星臺 在上海明西域人所造

圓象茫茫辨孰眞重洋利氏紀來賓五州儘衍荒唐說敢信西方有聖人

西人言耶穌生周昭王時孔子云西方有聖人生非指釋迦也

潮音閣 在泖中澄照院明萬曆中建

茶話僧房夜煮泉塔鈴響落上方圓潮音閣下波如練汎月何人夢繫船

院有泉甚甘泖有塔五層 明學使駱駿曾過泖登閣憶十年前嘗夢游至此紀以詩

吟嘯堂 在上海泖西明張中丞鶚翼居

故人喜寫過吾廬蒿目孤城被寇餘誰卹江南凋敝

郡賦詩應爲歎枯魚

中丞免歸葺敝廬日邀故人觴詠愍郡民困兵賦
箸枯魚歎

松塘

在婁花園浜明夏忠節允彝致命處
闢得清冷水一池懷沙先賦左徒辭阿兄矯矯諸生
列自有從容謁庶時

忠節有絕命辭 兄鄉貢生之旭亦爲絕命辭從
容謁文廟自經復聖位廟

玉裕堂

在郡城塌水橋明李忠節待問居
受檄倉黃事已非還家一訣重歔歔老兵久待東城
上底要紅顏苦挽衣

忠節守郡東門將下城百戶某問安之曰與家人

三

一訣耳百戶曰我先斷頭以待抵家少妾挽衣泣
眾勸之逃曰从吾分也且不从何以對此老兵遂
从之

平霧堂

在普照寺西明陳忠裕子龍居
血漉羅裳大節伸可堪姓氏竟沈淪河東願爲尙書
歿應惜黃門失此人

邵雲章哭忠裕詩云殺身有妾甘膏斧未知何氏

千山別業

周上舍穉廉隨其父讀書處
大哀作賦又錢塘筆底騰凌萬丈光終抱奇才歸地
下少年人共歎周郎

上舍字冰持以錢塘觀潮賦知名相傳爲明夏存

古後身文亦似之物年三十

筵樓墓 筵樓姓趙名煦揚州義士也墓在
白龍潭登龍橋北福庵之左

龍去空潭水不流筵聲夜咽板橋頭紅衣騎馬誰家
女要拜詩人趙倚樓

白龍潭近半湮塞 墓後有板橋 若教養在
閨裏都是人家好女兒筵樓句有感而拜其墓者



